關學編

關學編序

關學有編創自前代馮少墟先生其編雖首冠
孔門四子實始宋之橫渠終明之秦關皆關中
産也自秦關迄今且[illegible]年代陵[illegible]易中[illegible][illegible]記
載缺然後之徵攷文獻者將無所取證[illegible][illegible]竊有
懼焉間乃忘其固陋取自少墟至今搜羅聞見
續而編之既復自念編關學者編關中道統之
脈絡也橫渠特宋關學之始耳前此如楊伯起
之慎獨不欺又前此如泰伯仲雍之至德文武

周公之緝熙敬止纘緒成德匹道道統昌明之會為關學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畫開天固宇宙道學之淵源而吾關學之鼻祖也譬諸水泰伯文武周公乃黃河之九曲而伏羲則河源之星宿橫渠以後諸儒乃龍門華陰砥柱之浩瀚汪洋涇渭豐澇諸水之奔赴也記曰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論學觀於水可以有志於本矣於是復援經據傳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孔

門四子之前並編伯起楊子於四子之後合諸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是而後闗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編既竟竊念斯道雖無古今聖凡貴賤之殊但以伏羲文周六聖人與宋元以後諸儒同彙而共編之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於是據吾夫子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分於伏羲六聖則標目曰聖人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見之聖人也孔門四子則曰賢自漢以後則揔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

夫子所謂君子善人有恆而不甘流俗者也顧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又以明善人有恆之士苟能希聖希賢自可至於聖至於賢而無能我靳也然則千百世下凡生吾闕中者讀羲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来諸儒先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聖人之本懷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聖賢之所亟待也夫

豐川後學王心敬爾緝盥手題

關學編原序 三篇

一

理學一脈。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於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於秦。佛於東漢宋梁陳唐。老莊於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華。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

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俊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橫渠訖於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於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册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

勤矣余不肖鄉有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庵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次爲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嘅嘆服艮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葢理爲人人具足之理學爲人人宜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溯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愚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歷戊申八月廿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於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爲理學者也。其爲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於宋得九人。於金得一人。於元得八人。於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爲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爲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爲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于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葢當是時關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於斯。久之悟而反正。以

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出令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爲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

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擯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自於世矣迨其後也鵞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爲所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郡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扢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陀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於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

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俊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三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上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

鹽田武功三永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撑持塤吹箎和濟濟雝雝橫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淑起厥力尤藝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由文字超悟於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啓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

接横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遍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惑其眞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類仰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由入門戸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於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誦詩讀書

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暮遇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嘵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於靜觀堂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爲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

西北含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横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鄒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册則堙沒而無聞後死者恐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

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羲文周孔。未見行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歷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於澶淵之闇然亭

關學編

凡例

一原編始橫渠張子。而是編則備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前。或問於余曰。少墟之不備錄前六聖也。意或以伏羲帝。文武王周公相。且皆聖人也。不可與後儒同類而編。歟而子備錄之。豈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通鑑不敢以巳編直接春秋之旨乎。余曰。不然。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所以辨宗也。通鑑不敢接春秋所以尊聖也。編關學。則溯宗原聖矣。辨宗尊聖。則

惟恐不嚴。溯宗原聖。正惟恐其不備。胡可比也。且

此道此學而有貴賤聖凡之殊歟。不觀吾夫子。東

魯布衣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

僭踰耶。六聖人自吾關中道德學術之斗極。編關

學者。自宜前錄以昭吾道之正統大宗。而在所不

疑爾。

是編以伏羲開先。或疑為世代緬遠。緒論寥略。今

所傳者。僅卦畫與易繫贊述數言耳。關學首編伏

羲。豈吾夫子删書斷自唐虞之旨乎。余則以為删

書欲以垂千百世君臨之道法。而唐虞以前。則風

氣尚樸畧未備史傳亦荒唐多誣也至唐虞而中
天文明故序書不始伏羲而斷自唐虞耳若夫溯
道脉之自始始於伏羲六十四卦之創畫溯學脉
之從肇肇於伏羲仰觀俯察遠徵近取之開宗則
謂今日六經之昭垂皆伏羲畫卦之推衍盡宇宙
一切史傳文字之闡明皆伏羲畫卦之敷暢伏羲
直生至於今而至今無一人一事一時不神接伏
羲於耳目心思之間可矣而顧可以世代遼遠緒
論參略論歟獨不觀吾夫子繫易必詳溯伏羲畫
卦之精神命脉耶則今日上溯關學之統者必上

溯諸文武周公。又必上溯諸伏羲。而後源流分明本末條貫耳。

一是編備錄泰伯仲雍。或疑經史不著其學術。竊恐蹈附會之嫌。余則謂吾夫子推尊泰伯爲至德而贊美之不置。仲雍與泰伯同逃讓弟。卽其德之至可知。德旣至矣。其致力之心精密詣。當不知何如。而必責如後世之語錄喋喋耶。故謹序於伏羲之後。文武周公之前而不敢遺畧。蓋愚意周之至德。後有文王。前則先有泰伯伯仲。而厥後更有武王周公二聖。繼此家學之精微而益暢益密。以此見

古今家學之盛莫盛於有周。即以見吾關中此學之明之盛莫明莫盛於有周而豈徒後關中聖德之衆。增僃編之色而已哉。

一是編於漢獨錄四知楊子。或者疑其不無以氣節作理學之嫌。余則謂氣節本自中誠。安在非即理學。况如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之旨。凛乎愼獨無自欺之心傳。而一切立朝行已則卓卓乎剛毅近仁之旨歟。且關西夫子之推。當時無異辭。後世有同稱。宋元諸儒幾此者幾人乎。而可廢耶。

一伏羲世史中亦尚有紀述。而是編獨取吾夫子繫

辭仰觀俯察數語。文武周公則國語國策及諸子百家中傳述極多。而獨取聖經所述孔孟論斷所及其他皆在所略者。蓋原道明學。取於可據可信。無取乎影響附會反誣聖眞也。

一原編諸傳後俱無論斷。卽間有數語亦俱序於傳內。茲編於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四知楊子一賢。則俱倣理學宗傳例。傳後臚列論贊不一而足者。凡以六聖一賢。乃關學之堂奧門徑俱原編之未備。兼前儒之論亦多於其精蘊闡之未盡。故特加論斷以明六聖一賢之淵詣。爲吾關學揭

統明宗耳。若其續自少墟先生以下。則但致詳於

淑遠周公。與馮門傳記無考之故。從元洲守志十

二人者姓氏無存之槪。而論斷更不復贅者。續原

編則依原編爲例。兼論斷俱在傳中如原編也。

一少墟原編無聖人賢儒之目。而是編則加此品目

者。緣原編以橫渠爲始。雖與後此元明諸儒分量

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要之品格相近。是編則溯源

六聖首列編端。若使槪名以關學。而品目不分。則

且使上聖與善人有恆等類而並列。無論餘子。卽

橫渠涇野數先生能自安於心耶。亦大覺其不倫

不類耳。故標題有聖賢儒三等之分。

一少墟先生原編本自簡潔。而今於中間亦尚不無一二節删之處。蓋務期真切簡當以副先生本心。匪敢妄加裁損也。

一仲舒原非關中人。以其老關中。且葬關中也。故並列傳關中。

一續編自少墟至於今。合二代百餘年。則獨取七人。而附者亦僅寥寥數人。卽自顧且不無掛漏之慨。敢望見恕於博雅君子耶。但是心敬僻處山鄉。生也又晚。而此百年中世代既移。又傳紀缺然。今編

中所載。已是從灰裏尋綫備極搜訪。此外搜訪所不及。則亦終聽之掛漏而無可如何耳。是惟留心名教之大君子。援可據以見教。則心敬之懇祝也夫。

關學編目

卷一

聖人

卷二

周孔門秦子 原編

孔門燕子 原編

孔門石作子 原編

孔門壤駟子 原編

漢儒二人 附一人

漢江都董先生 新增

漢四知楊先生 新增 東漢摯徵士恂附

宋儒九人

宋横渠張先生 自此至五卷俱原編

宋天祺張先生

元儒八人

卷五

卷六

關學編卷一 新增

豐川王心敬錄
涇水王承烈孫

聖人

伏羲

太皞伏羲氏。亦云庖犧氏。風姓。生於成紀。代燧人氏王天下。有聖德。孔子繫周易追述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敬按斯道彌綸天地萬物而管歸於吾身。非學道無由明行。非文字道亦無由寄託。而宇宙文字之始。則始於八卦。八卦則畫自伏羲。是則自開闢來。雖聖神代作皆有綱維世道之弘功。而伏羲其開天明道之第一人乎。其六十四卦之一奇一偶。雖謂之代天而言以垂示宇宙可也。又謂後此一切闡道之典謨訓誥經史論述。皆自此推而衍之統而貫之可也。而原其所生則於我關中成紀。故今溯關學淵源。斷當以伏羲爲鼻祖。

又按神明之德。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精英。萬物

之情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情狀。是皆斯道之彌綸發皇。盡宇宙不能一時一事外者。伏羲開天神智生而於此獨能冥會。但是欲揭此覺民。又苦言不盡意。於是仰觀俯察遠徵近取。昭融此德此情於心目之間。通類此德此情於宇宙之象。特地畫出一奇以象天。畫出一偶以象地。又參天兩地畫出三畫以象三才。三才立而由是相摩相盪爲四象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舉宇宙天地風雷山川水火與一切神明萬物之德之情。胥昭揭於一奇一偶之錯綜參伍。而宇宙萬事萬理皆於此包絡流衍矣。這也是斯道合開。

上天遂生此肇開文明之聖啓斯世之顓蒙論者以爲神靈淑粹之氣萃於西北乾方。故開天明道之聖特於是出。嗚呼是豈無見而云然哉然則生乎其後者。値斯道昌明之日。托神靈未竭之氣。旣聖訓之昭如日星。復賢關之闢若大路。可妄自菲薄耶。

又按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總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知其仰觀不獨觀於天象。並象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俯察不獨觀於地法。並法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遠觀近取不獨取其文其宜其形色。並其文其宜其形色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故通曰

通德類曰類情則是於天地物我直無處不周而祇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由前則表裏精粗窮徹靡遺這學力是何等精密儼然爲聖學立道器情文兼綜條貫之宗由後則功雖詳而有要知雖博而反約這學力是何等的實又儼然爲聖學立窮大失居泛騖無歸之鑑然則聖學宗傳真開自伏羲而吾夫子一生上律下襲好古敏求之心傳俱淵源於此矣昔子思之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特就道與法之隆備師承爾要之就道源心法論脉絡謂卽祖述伏羲可也

又按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法並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無不遠求博取。是於吾身以外無不明察之物矣。而仍必近取諸身。則是直將天地萬物盡融會於吾身。而吾身之官骸性情盡類通於天地萬物。即此以推。不獨後世之明物察倫崇效卑法與一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脉絡舉伏於此。即一切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以盡人物贊化育而參天地之脉絡亦靡弗隱伏於此而無遺。邵康節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敬亦曰吾夫子之繫伏羲也語亦寥寥。要之盡後世千聖萬賢學術之根柢俱於

此乎範圍曲成矣。嗚呼伏羲一聖宇宙道源俱從是發。豈獨肇開關學也。然非吾夫子神明其精神命脉。亦何能於寥寥數言盡闡其畫卦立象之源流如是明切欵。然則溯道統原學宗者。當詳察潛味伏羲之精神命脉。而欲溯伏羲之精神命脉者。當反覆咀味吾夫子繫伏羲之九言。若其咀味有得更能讀易而得諸畫前。則雖生伏羲千萬世後。正不難與伏羲晤對一堂爾。

附傳疑三聖

敬按陝西通志神農黃帝俱載關中。一聖人開物成

務通變宜民其備道豈待言道備即學備其學又豈待言哉然考之輿圖神農生陳州黃帝生新鄭則通誌之載關中恐不足盡據也且六經中不及神農學術之端即黃帝有丹書之傳然亦不見聖經疑出後世之假借至崆峒問道與他載黃帝之遺言遺事亦似皆老莊之徒與後世好事者僞託自太史公已謂其文不雅馴爲縉紳先生所難言故今不敢概錄以滋矯誣之嫌焉

敬又按通誌倉頡長安人爲黃帝左史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則是倉頡亦不可謂與關學無與矣然按世史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由來已久倉頡或補伏羲之未備或易形而使愚蒙之易曉是或有之然要之文字固不始於倉頡也且是編皆據經記事雖以文武周公之紀經太史公之手筆亦不敢信為無訛而必據六經孔孟之言按實詮次倉頡之傳不見於經而敢信地誌特傳耶故亦從細註附傳疑之列云

商

泰伯仲雍

泰伯仲雍商諸侯古公亶父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季歷子昌。生而有聖德。古公愛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遂相携逃諸荆蠻。其後古公卒歷嗣。歷卒昌嗣。而周以大興。推其淵源本泰伯仲雍相携而逃讓位季歷之故也。而當時曾無知其至德而稱述之者。至孔子乃追而贊泰伯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於仲雍則他日序列逸民。懿行有身中清廢中權之許焉。

敬按吾夫子推泰伯爲至德據其行事論之耳。未及其心學也。然即其如是之行而追想其心之所存注

亦良苦矣心良苦而其中體認之必精踐履之必力以求自遂其心理之安可以言盡耶昔吾夫子答子貢問伯夷叔齊之怨否曰求仁而得仁先儒謂求卽其學之致力處得卽學之得力處而總之依乎仁而不移於他蓋仁爲巳任死而後巳者也嗚呼卽是以推而夷齊之心學可想而知泰伯兄弟與夷齊兄弟異世同揆卽夷齊而泰伯之心學不可類推耶然讓歷而歷之得卒嗣古公者亦惟仲雍與泰伯同此心行之故而吾夫子則獨舉泰伯者舉伯以例仲其仰體父心以讓弟同其至德自同耳而周之家學於文

武周公父子之前遂丕昭於至德之兄弟矣盛哉。

敬又按仲雍之德同於泰伯。是仲雍泰伯之爲兄弟。猶之伯夷叔齊之爲兄弟也。夫夷齊兄弟同於求仁得仁。即仲雍與泰伯亦同一求仁得仁而可謂至德又奚疑歟。足於德而豈不足於學歟。故編中泰伯仲雍並列云。

文王

文王名昌王季子。嗣位爲西伯。及武王得天下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晨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

日中又如之。抵暮又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及嗣位。其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次如耕九一仕世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藹藹如父母焉。時北海伯夷叔齊。東海太公。年皆老矣。聞其善養老相率來歸。一日出獵見太公釣於渭濱而異之。與之語尤大異焉。乃載之歸以輔政。嘗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時紂日益無道。醢九侯。脯鄂侯。西

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拘而囚之羑里。閎夭之徒百方謀所以奉紂而始釋。西伯歸而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時虞芮之人爭界久不決。乃入周求質。及入周境。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當是時也。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崇侯虎助紂爲惡日益甚。西伯乃伐密。復伐崇。作邑於豐而徙都焉。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卒以事紂。年九十七薨。

敬按文王一生積累之仁政武功隆且懋矣。而周公

追頌則不復侈陳。獨取其德心聖學反覆贊述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他如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凡以言乎文德之純純於敬。而文王之敬德則直與天合載無二也。又如詩詠緝熙敬止。而曾子則釋其義於君臣父子交國人之間。謂是此敬止之緝熙者。乃人倫之皆得其止而各極其至。則又以明文德之敬常明於已

心而不周乎人倫也葢周公於文王父子作述間獨以此一點精心默相乎授故其頌文王諸詩言功業者畧而於其德心之純符契天德者反復鄭重而極闡詳道之不一而足也至孟子歷序存心之統則又獨取其憂勤惕勵之心曰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如見文於羮墻焉嗚呼聖至文王時益變而處愈難實聖至文王心益苦而學益密吾夫子至德之贊繼泰伯而再推文王葢心服之者至矣至於序易象易於九年羑里之中則其素患難行乎患難而又以開萬世著作闡道之門庭是則自三皇五帝以來聖人以道

法爲學脉。至文王彖易而更以文章闡性道。聖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實學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矣。闗學以文王爲大宗。不猶治道以堯舜爲太宗哉。後生讀書尚論。須靜潮其心學之淵醇始得其精神命脉。若但艷其仁政武功。曾何當於文王之真精神命脉哉。

周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次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及卽位。太公望爲師。

周公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躬修文王之業。纘太王王季之緒。逮十有三年紂惡日甚天變人怨適應天順人率師東征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緣途千餘里。其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甲子會於牧野。紂師如林皆前徒倒戈以北於是誅紂孔子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既克商則一反紂政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而天下之

民歸心。所重民食喪祭而於善人是富。又監於天命之不易民生之難遂也。於是折節訪箕子以相協厥居攸敘彝倫之道。而得箕子洪範九疇之旨。又問羣臣以藏約行博可爲萬世子孫恒足之道。而得師尚父對以丹書敬勝義勝之訓。王聞之惕若恐懼。乃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劍之類各有銘焉。君子以爲王心之存備見於觸目之惕。而他日孟子所由敘幾希之統而特揭其不泄邇不忘遠之心法也。十有九年年九十三崩。

敬按人知衛武公耄修不倦。行年九十而猶亹切磋琢磨之修。歿而推爲睿聖武公。不知武王得天下於

旣暮之年。其發政施仁。一以體天地祖父之心爲兢兢而如其於箕子之訪虛心重道。丹書之奉老而益虔。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身之斯終其身敬以作所而不敢一刻逸矣彼武公之耄修勤渠正得諸乃祖之家法而思肖也。嗚呼性之之聖不可幾。如武王武公斯不亦不厭不倦之宗傳而中材皆可企及者哉。

敬文按人知武王之伐紂爲應天順人。不知中間窮理盡變其心精之密詣學力正有獨證者在焉。彼其於千古君臣之大義。以武王之聖自屬洞徹於心。況

文王服事有殷之積誠又得諸家庭六七十年之親炙一旦伐紂踰人臣之大閑變聖父之家法是非其見義獨明踐道獨力也何能如是又何忍爲是乎陸文安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宇宙之公義惟武王見得明夷齊却不見此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武王於十三年前確守臣節於十三年後會朝清明這應天順人中有多少精義入神之心學在豈尋常拘攣之見游移之守所可幾歟學者但論其行跡而不知推原其心學聖人之眞精神命脉

湮於百世之上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當文王時。旦爲子篤仁。異於羣子。後文王被拘羑里。則佐武王治其國。與散宜生之徒經營。悅紂以還文王。及武王伐紂。則佐武王陳師牧野。旣受殷命。則佐武王反紂之虐以施仁。逮二年武王有疾。則怵惕惶懼。設三壇。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於是卜三龜。習吉。則喜曰王其無害。乃納自以爲功册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後二年武王崩。成王幼。公則相成王治天下。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初武王之革殷也。封紂子武庚於殷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王歿而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避居於東繫易之小象三百八十四爻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又曰公遜碩膚德音不瑕蓋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德心德容不易其常雖婦人女子心孚而意欽也既而三叔挾武庚以叛。王取管叔殺之。然亦尚未知公之本心也及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櫃。得公自爲功代武王册。王乃大寤迎公歸而武庚又糾淮夷以叛公乃奉王東征誅武庚滅國者五十。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蓋當是時也向非周公周之爲周未可知也而周公於此數年中其困心衡慮憂勤惕厲亦無所不用其極矣後封於魯而公仍留以輔王薨乃隨文武葬焉

敬按孟子序存心之統至周公則贊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周公夾輔王室之功勳古今更無與二矣而孟子不一言獨取其願力之精勤敏皇以概公生平者蓋公見道分明識時達會每期會通列聖之道法本原父兄之心傳折衷融液一歸時中以

光昭有周之令緒故孟子論世知人而獨得其心精之注也然如逢時之變始而遭父之困厄中而佐兄於放伐晚而更遭己身之讒謗無一不覺波滔天危疑震撼彼旁觀者徒見其身處崇高顯赫之地而不知其心實蹈於履險蹇之途論世者徒見其制作垂世立千古文明之宗範而不知其操心危慮患深其一段精仁熟義真精神初非紀事之書道志之詩之揄揚闡發所能盡而僅從三百八十四爻中繫象之微詞隱隱寓之也嗟乎世日降而聖人之局日處其難其心學之密詣亦遂益精而益詳厥後吾夫子

删詩學易。於文王周公淵乎異代傳心神交夢寐者
正在於此。若謂徒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盡然哉
蓋關學自是益弘暢精密無餘蘊並無遺憾矣。
又按先儒曰後世艷稱周公制作勳猷不知皆其跡
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辭與歌咏文王諸詩。皆宣洩道
奥吐露無遺嗚呼今易象俱在雅頌備存。生公之後
而欲論世知人可無尋繹其微言要旨哉吾輩生公
之鄉而欲尚友乎千古。亦必無諷言忘味。然後入道
有日也夫。
又按周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周公於文王爻也而直

認爲師是則於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心傳益凛凛乎雖諸仰思坐待之間而未嘗一息離矣。彼昔吾夫子稱贊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是特就其事。親之盡倫盡制發明其孝德之達於古今耳。其實並其心德之前後繼承無弗統括諸善繼善述中矣。嗚呼周之家學益深且長哉。後之遡宗風而景前修者。無徒求諸易侯而王典章文物之美備輝煌。則庶幾乎深知聖人善學聖學爾。

又按周自泰伯仲雍以至文武周公。雖屬一家之祖孫父子兄弟。要之所處之局各自不同。而其心精密

詣則皆於斯道脗合不忒。故敬嘗謂唐虞之際道隆於君臣。洙泗之會道隆於師弟。武周之間則道隆於祖孫父子兄弟之聖聖繼美此宇宙道德文明之三大會也。而聚於祖孫父子兄弟者則尤萃於一家會於一堂爲宇宙天倫之盛事。葢雖以堯舜之聖而帝、禹湯之聖而王。亦且遜其天倫之樂而爲宇宙之僅有。嗚呼有周一家至此葢盛不可及。關學至此亦眞盛不可及哉。

關學編卷之一終

關學編卷二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閱

周

孔門四賢

孔門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於守道唐元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眞宗加封鄄城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

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貫。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罷爵。

孔門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元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衮。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孔門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元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眞宗加封成紀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邈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孔門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

子。唐元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眞宗加封上邽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舊。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子複姓。今稱壤子誤。

漢儒

流寓一人 新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又其爲人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初公孫弘

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輙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武帝晚年以仲舒對問皆有明法。乃賜仲舒第令居長安凡朝廷建置興革多使使就問。或使廷尉張湯就家問之年七十餘以壽終長安賜第。子孫乃徙家茂

陵。皆以學至大官。

心敬按仲舒先生原藉廣川。晚以晤應帝問就家長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長安城中所傳下馬陵者卽其處。其後子孫乃徙茂陵。則是仲舒老關中。卒關中。並葬關中也。故亦附載孔門四子之後云。

四知楊先生 新增

先生名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所不窮。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湖城。不答州縣禮命。如是者數十年。衆人謂爲晚暮。而先生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及轉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先生辭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先生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爲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稍開産業。先生笑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貽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士陳留楊顯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時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先生切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

來奏御。帝以示阿母、內侍等皆懷忿恚。延光二年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不從。皇后兄閻顯亦薦所親厚、復不從。寶閏等亦大恨。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內外側目。然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三年春帝東巡岱宗。中常侍樊豐等前以奉使爲阿母修第。會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第宅。先生部掾高舒。名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帝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先生。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酖而卒。順帝即位、豐等誅死。先

先門人詣闕追訟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柩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海內學者稱四知先生

敬按自先生後歷秉歷賜歷彪為三公者凡四世論者皆以累葉載德繼踵三公為先生積善之餘慶是固然矣而君子則謂此四知心印是乃於大學之誠意毋欺中庸之不愧屋漏孟子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真積力行蚤已携宋明數大儒誠明致良知之脉絡而開其緒矣况關西夫子之名當時固已羣稱乎

是則關學一脈。自周而後橫渠以前不屬之先生而誰屬彼昔之議祀孔廟者曾及扶風馬季常融而不及先生是獨以其有註經之功耳。今試問季常之立身行己視先生何如。且問以身體經與徒明經以語言文字者其虛實誠僞優劣高下爲何如。孔孟而在果孰去而孰取耶。嗚呼吾夫子昔之論士曰行已有恥論狷曰有所不爲。論仁曰剛毅木訥爲近而曾子亦謂士之弘毅者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如先生之爲人可不謂有恥不爲而近仁之剛毅耶。

附拾遺一人

東漢摯恂字季直京兆人好學善文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學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烈按融字季常扶風茂陵人也美辭貌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嘗至千數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至所作忠經擬孝經尤爲朱子所取特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爲正直所羞既配享孔廟復經罷斥蓋其早惜無貲之軀終以著樂恣性學無本原史譏其識鮮匡欲者信矣故余訂豐川先生關學續編收恂而附

論融於其後云。

宋儒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於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

于平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文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閭有民

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某告某事聞否聞
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
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
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
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
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
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
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
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
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爲善則執致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黙然所語多不合復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爭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横渠横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序其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隆三年期以下悟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爲薄俗倡躬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

遜第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傚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爲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旨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

共貫楷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賜館職及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極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晩。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饘粥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乃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秖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聞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

多與洛人辨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
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
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題在左右曰訂頑曰砭
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理宗淳祐

初諡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爲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求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

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從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閭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於上前側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

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狥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擧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巳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

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愼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亦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巳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

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

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事馬涓以狀元為州簽判。初呼狀

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

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人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宫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

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横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横渠爲同年友

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於習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叔參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衷之於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粲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

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得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鄉約今爲令中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

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横渠張先生游。横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紀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巳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淵爲婿矣而其學尤嚴於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

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

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考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於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惟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

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焞言為然。先是橫渠正

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

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
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

邪誠之甲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嘗訪周

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阽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卽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之二終